

清宫秘闻纪实丛书

御苑兰馨记

德龄 著

秘闻

清宫秘





穿着御前女官服式的裕容齡。



自左至右：容齡的母亲、德齡、慈禧、容齡。

作 者 序

关于慈禧的种种传说，大部分都是酒楼茶馆中那些毫不知道老佛爷内情的人胡诌出来的。甚至于写正史的作家也往往搜罗这等人的胡诌作为参考。

不是我夸口，我曾随侍太后达二年之久，而且得到她的宠信，因而我敢说我有讲述她老人家事迹的特殊的便利。老佛爷曾有好多次对我吐露胸怀，这本书便是以她的话作为根据而由我连缀成的。

一般造谣生事的人曾肯定地说，安德海与李莲英全不是真太监，老佛爷曾作过他们二人的恋人，又说她跟安德海还生了一个儿子。我只能说，假太监要想混入宫门完全是不可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太监进宫以前必须先受检验，冒充如何能行？

就是宫闱里的人，若不得到老佛爷的信任，也不能知道她的事情。宫内的闲言和茶馆中的闲言一样的靠不住。中国向来有一班专门造谣生事的人，位置愈高的人，愈被人说得厉害。

本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曾为作者所熟悉，且曾一再交谈。我认识康有为，李莲英，荣禄，袁世凯，光绪，隆裕后、端王，同治的四个妃子，小儿时代的溥仪，珍妃的妹妹瑾妃，张德，恭王——还有老佛爷本人。在1903年与1905年之间所有朝

中活着的要人我都认识。假使我年纪稍大，我或许还能影响老佛爷厉行一些当时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计，因为她总很愿意听我的话。

我这种贡献太少的事实，常使我引以为憾。

同时我也注意到，别人或许所知太少，不能对老佛爷作忠实的报道，我却由于与她老人家太接近，或许讲述中免不了有主观的地方。

为了想将本书写成一个人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所以我竭力避免日期，并竭力使叙述简单明了，不必作注脚。

书中所称同治，其实是当政的年号而不是他个人的名姓。光绪亦复如此。溥仪的年号是宣统。溥仪其实从来没有做过皇帝，隆裕后则从他登基时起，到清朝覆亡时止，都是皇太后。

关于荣禄对老佛爷的爱情，我始终以真实为主，绝无穿插，意欲写成一个人情的故事。

我切实希望这一点已经做到。

德龄于加州洛杉矶

我与德龄公主

德龄公主对于广大的读者已经用不着我来介绍了。1911年所出版的《清宫二年记》，盛销不衰的事实使我确信如此。

1927年9月11日我第一次在天津很荣幸地晤见德龄公主，而且我诚恳地希望已经获得她的友谊。

我刚将本书的原稿阅过，我很喜欢它。

但奇怪得很，看完本书的原稿之后，我所想到的却不是老佛爷本人，而是那个我与德龄以及几个朋友同游西山附近颐和园的难以忘记的下午。第二日，我又与德龄公主同游紫禁城中——即使今日也不容外国人问津的一些大内所在；不过，那一次我游大内虽游得极为痛快，觉得自己荣幸之至，然而那一次的宫中之游总没有颐和园之游那么使我萦回脑际，历久难忘。

颐和园是东方的美丽所在之一，一带鳞次栉比的宫殿，几乎将太后心爱的一片湖与一座假山完全掩盖了。在未认识德龄公主之前，我也曾独自去游过一次，然而回来之后，却糊里糊涂的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地方太大又太空虚。

但是第二次之游是多么的不同呀！

似乎颐和园的每一座房屋，每一个庭院，每一条曲径，与每一颗小石子，都有一番话要对公主说，而公主又将每一个

故事说给我听。由于她的生花之舌，颐和园过去的人物似乎都从幽灵变成有生气的人了。

老佛爷在她的口里形成了一个真实的人。我真以为在某一个转弯抹角的所在会迎头遇见她，听见宫眷们的低低笑声，太监们像妇女似的尖锐声，我又不由揉揉眼睛要确知我是否真的看见那批宫装华丽的侍从女宫们。

公主对我说：“这是她老人家接见大臣的议政堂——他们都诚惶诚恐地对她叩头——。”

公主说得如此逼真，我真能看见一般大臣们躬身到地如同神龛前的崇拜者一样。

“这一条石子路上的痕迹是 1900 年洋人炮车经过时的轮印——。”

我一听，果然清楚地听见了大炮的隆隆声，以及炮手的叫喊声与咒骂声。

“这座为颐和园里仅有的楼房，是我入宫的时候住的。老佛爷住在湖角对岸的皇宫里，我从前常在落霜的早晨跑去把她叫醒——”

我们匆匆经过所说的这座房子时，看见里面仍是穿着军装的苦力！一度响过帝皇脚步的地方竟成为苦力的横陈之地！

“这是芍药山——”

因为没有人管，现在已是一片荒凉了！

“这是著名的长廊！有一次，我非常想家，便坐在这儿痛哭一场。我还是非常孩子气，不大喜爱宫廷生活。”

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她，一个小姑娘。我从未见过的这个小姑娘，但相信站在我身旁的摩登少妇必定很像她。

走到长廊尽头，在路过一道门进入大理石船以前，公主突然停了下来，笑了一笑。她的笑不是快乐的笑。那是十分

伤感而又不愿向生人吐露的苦笑。原来门上贴了一张黄纸，纸上写着我所不认识的中国字。

她向我解释道：“这是一张隔壁有啤酒、三明治与茶出卖的广告！”

刚巧在广告上面，便是老佛爷的御玺，上面已经罩了一层蜘蛛网。假设老佛爷能够回来看见，要怎么说：我敢说，宫内的石子路要用洋人的脑袋来点缀了！

我们在石船里饮茶。

然后我们又去参观游客很少进去的船室，那儿的鸽子不住地咕咕叫着，老佛爷的画舫有一只泊在那儿，另一只已经差不多看不见了。

多少年前，德龄曾经乘着那个画舫泛乎中流。

管船室的老头儿还记得她，将门打开，让我们随意参观。然而那可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我以为它正代表了中国。

然后我们又回到现代的北京，德龄要出席在一家著名旅馆里为她开设的盛宴。

这位当日下午曾经又一次当过侍从女官而如今又变作摩登少妇的太太的华贵风度，登时充满了整个旅馆。中外人士都一致起立向她致敬。

那是一次极为光荣的欢送会，欢送德龄到美国去。

但是我在宴会中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快乐。

我在想多少年前一个小小的侍从女官因为想家坐在长廊里哭泣！

回忆过去这一切，我认为她真是写这本书再合适也没有的人物。

阿德·柏克斯在加州洛杉矶

目 录

作者序.....	(1)
我与德龄公主.....	(1)
一 花园里的一对恋人.....	(1)
二 卑微的补鞋匠.....	(8)
三 咸丰选妃	(14)
四 立刻获得了圣宠	(20)
五 小太监	(25)
六 太子降生	(29)
七 梅小姐	(35)
八 两个女人	(40)
九 安德海的权威	(43)
十 御宴	(46)
十一 咸丰驾崩热河	(50)
十二 黑夜救驾	(57)
十三 慈禧的铁腕	(63)
十四 新军机大臣	(68)
十五 荣禄奉旨完婚	(72)
十六 同治的幼年生活	(75)
十七 安德海出京受诛	(78)

十八	新总管李莲英	(86)
十九	同治之死	(89)
二十	光绪继承皇位	(92)
二十一	不吉利的大婚	(97)
二十二	老佛爷退隐颐和园	(100)
二十三	无发的怪人	(103)
二十四	有心无力的维新	(108)
二十五	老佛爷再度听政	(115)
二十六	幽禁瀛台	(119)
二十七	冷宫里的珍妃	(122)
二十八	老佛爷的恨	(124)
二十九	皇储	(130)
三十	义和团的内幕	(132)
三十一	他们都像野兽一样	(135)
三十二	太后出亡西安	(141)
三十三	北京沦陷	(146)
三十四	重建皇城	(148)
三十五	溥仪的诞生	(151)
三十六	光绪是怎样死的	(153)
三十七	大哭大闹中宣统就位	(157)
三十八	老佛爷升天	(160)
三十九	满宫不快乐的人	(162)
四十	大清朝就此完了	(164)

一、花园里的一对恋人

兰姑娘的家是一团和气而又安宁恬静的地方。她父亲自从挂冠归林之后，只在家里坐享大将军的俸禄，逍遥度日。他整天烟管不离口，除了睡觉的时候，才任它横在胸口的袍折子里。那时候，他的钟形纬帽斜搁在额上，红顶子微微歪着。他那做得一手好针线的夫人，常爱看着这已与她过了多少年的男人微微而笑。他们由于生活优裕，宁静的面孔上毫无烦恼的痕迹。他们膝下一共有两男两女。现在两个女儿正在客堂后面的小书房里攻读经书。她们的老师是个好好先生，胖胖的，而又时常喘嘘嘘的。学生偷闲不读书，他也并不怎么在乎，只有他突然从小睡中惊醒的时候，往往倒把闲顽的学生吓了一跳。

兰姑娘是很有志气的。她有伟大的梦想，那种梦想是如此的伟大，有时连她自己也有点儿害怕。因此她的梦想从来不告诉人，只暗暗地藏心里，只拚命地求知识以求她的梦想终于有实现的一天。她又渴望在一个缥缈的未来，能够突破礼教的藩篱，走出去看一看在那花园围墙之外的世界。

父亲坐在那儿，懒懒地吸着烟，已差不多睡着了。母亲正在辛勤地缝衣。在另一间屋里的先生正在点头晃脑地打瞌睡。姊妹二人也正在研读她们的书，不过纸上那些龙飞凤舞的字，她们究竟看见了没有，却是个疑问。

那时正是闷人的春天，满园子里都开放着牡丹花、杜鹃花与木兰花。

兰姑娘手捂着嘴，悄悄地向窗外张望。花园里阵阵蜜蜂正嗡嗡地唱出一片醉人的催眠曲。不怪先生瞌睡，父亲也睡着了！正是春天呀！兰姑娘的一双惺忪倦眼却突然望到了花园的那一边，阿妈小竹正在走过来。那个佣人悄悄地走着，向上望了一望，正接触了兰姑娘的视线。她默然地以指按唇，左右张了一张，将头点了一点，随即转过身去，又悄然走回去了。

兰姑娘对于这个暗号是多么熟悉呀！她以前已经看见过无数次了。这个暗号就是说：“他刚刚从月洞门进了花园！”

兰姑娘看着她妹妹。她妹妹虽一面在微笑，却有点儿着慌。她向点头晃脑的老师紧张地看了一眼，又探身向前对父母张了一下。她几乎要摇头说不可以了。但是她没有，因为她很爱这个大胆的姊姊。从满人贵族家庭的小姐身分来说，兰姑娘却是够大胆的。悄悄地，慢慢地，兰姑娘由座上站起，转身穿过了挂帘，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并没有惊醒她父亲，她母亲虽看见却没有问她。兰姑娘在这种时候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原是极平常的事，而且小竹不是才在门口出现要陪伴她的娇小姐吗？那一定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因此兰姑娘一直走进了花园。

这是一座极大的花园，园内正是千红万紫的争奇斗艳。牡丹红得像婴儿的小口，杜鹃花白里带红，像含羞的少女，至于木兰花则像圣洁的修道女。阵阵的蜜蜂由一个花丛飞到另一个花丛，吮着花心，嗡嗡乱唱，恣意享受春天的百花香。园子的四周列着各式大树，小径两旁也是短树成篱。树影照在大理石的椅子上与板凳上。花园最僻静处的一个小凉亭的瓦

屋顶上也正摇曳着树影与日光。那些修长的树干，伸着长满了叶子的大手臂，似乎告诉人那儿有安宁，可使人享受一两时的出尘之乐。凉亭尽头的花园墙开了一扇月洞门，而现在这扇月洞门是关着的。

多么安全的地方呀！兰姑娘自己微微笑着，一步一步地直向凉亭走去，毫无疑问不决的态度。凉亭的门是关着而且下着锁的，但那把锁却有一个秘密机关，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三个人，一个是小竹，她有一把钥匙，但她却爱她的小姐胜于任何人，甚至于胜过自己亲生的骨肉。第二个人是兰姑娘自己，第三个人也就是知道月洞门秘密的人。当然还有第四个人可能也知道个中诀窍，但是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园丁不但很聋而且几乎瞎了，再说他又是爱兰姑娘的。他永远不会泄漏她的秘密。

兰姑娘移动着那一双未曾缠过的纤足，笔直地往凉亭走，忠心小竹则恭敬地跟随在后面。到了凉亭，她一径升上台阶，进了门，随即把门无声关上。小竹没有跟进去。她不但很聪明，而且很爱兰姑娘。她跑到凉亭附近的一个大理石凳上坐了下来，面对着凉亭前面的一带地面。因此正屋里如果有人往外看时，只要看见她，就会想兰姑娘必定也在凉亭前面，不至于有其他的猜想。

小竹的确是很聪明，不怪兰姑娘对她竟是绝对的信任。

兰姑娘进了凉亭，将门关上了之后，从一张长桌子旁边的方凳上站起了一位盛装的满洲公子。他一看见兰姑娘，眼睛便突然发出了光亮，也立刻注意到了她惊人美丽，她的纤手，浓黑的眉毛，以及露在粉荷色旗袍下的双足。兰姑娘的一身衣装恰恰配合了花园以及凉亭的色调。她的旗袍上镶着金穗子，头下一排宝石似的闪光纽扣，分外映出她的花颜玉

貌。她的前额很高，一片前刘海上扎着一道红的丝线。她的双颊微微发红，关上门之后，就亭亭玉立地在那儿接受那位满洲公子的欣赏。

“荣禄，”她低低叫着他的名字，“我又来了。”

他将她的纤手一把握住。这两个人真像一对画中人：兰姑娘是一身粉荷色的衣衫，荣禄则穿了一身华丽的禁卫军统领的戎装，足以互相媲美。他握着她的手，凝视着她的一对眸子，注意到了她绯红的双颊，更在那一片娇羞中寻着了他所最渴望的东西。此时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这是完全违反礼教的举动。满洲人的姑娘从来不许单独和一个公子相会。至于她秘密前去和他私会，让他握她的手，对她一往情深地笑，尤属非礼。但兰姑娘却来了，而且让魁伟的荣禄握着她的手——紧而又不太紧地——更让他对她那双满含智慧像一泓深黑色的池水的眸子，尽情地注视。

他们四手互相握着，轻轻地，他将她拉过去，轻柔地笑着，她并没有拒绝他。她没有拒绝荣禄，因为他是如此的温柔，在他的微笑之下，她的反抗全部解除了武装。

“兰，你美丽极了，”他几乎是耳语着，“我爱你超过任何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与你相比。只要你想，你皇后也能做。天下的英雄都要将世界的财富献在你的足前，天下的英雄都要为获得你的青睐而互相作战。你多么的艳丽呀！我是多么的爱你呀！我不晓得你心里知道吗？”

兰姑娘半晌没有作声，只向他端详，对这个打破古礼，不怕她父母震怒，而秘密来与她私会的男子，凝视良久。最后，她不禁嫣然微笑。

“我知道的，”她轻柔地说，“因为，我也爱你。”

他们又互相拥抱——天地都似乎静立不动了。

凉亭之外轻轻传来了一些小声音。兰便从荣禄怀里向后挣退了一步。

“小竹的信号，”她耳语着，“我必须去了。明天来吗，荣禄？”

他点点头，很不情愿将她放开。

他静静地笑着说：“过几分钟我就去给你的父母请安。这一次我不打月洞门走。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父亲。你可以隔着门帘在你书房里听。我现在不告诉你是什么消息，因为我们的时间太宝贵，我只能说兰我爱你，我要永远地爱你，到死也要尽忠于你。”

她轻轻用手捂着他的嘴。这是一个大胆的姿态，因为满洲人的姑娘不可以有示爱的行动。然而，你瞧，荣禄不是说过了他爱她吗？她一转眼已跨出了凉亭走了，荣禄从窗子里一直望着她的后影，直到她进了正屋。不久之后，他又看到小竹回来走到月洞门前。忽然月洞门豁然洞启。荣禄迅速离开凉亭，走出了花园，既不望左，也不望右，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危险，小竹是不会开门的。

然后他绕过了围墙，走进将军府的大门，吩咐佣人通报进去。兰姑娘的父亲从小睡中惊醒了，匆匆拾起袍折子里的烟管。母亲也将针线搁在膝盖上。隔着门帘的另一间屋子里，荣禄可以看见两姊妹正在用功读书，那位老先生忽然惊觉，厚嘴唇里发出了似乎不耐烦的一声哼哼。然后他用京话对两个女学生吼了一声，于是他们的头就低得更加厉害一些了。荣禄笑了，却装着没有看见隔室的情景。

他在靠墙对门的一张炕上坐下了，佣人捧上了茶点。兰姑娘的父亲向来是喜欢敬客的，尤其客人是荣禄的时候。他把荣禄当儿子看待，其实他心的深处很希望荣禄将来有一天

可以变成他的快婿。除了兰姑娘的父亲之外，没有人知道他这一段心思。她母亲也有一个跟这个相仿的心思，不过她也从来不曾说过，因为家里以及儿女婚姻大事都是父亲作主的。荣禄若能猜到这老两口儿的心思，一定会好笑的。不过他不知道。

因此，兰姑娘的家里有五个人都怀着秘密。小竹与兰姑娘共同守着幽会所在的秘密。兰的妹妹猜着了七八分。兰的父亲和母亲也各有秘密。只有造成秘密中心的荣禄一无所知。

他是禁卫军的统领，手下有一队兵，是奉令看守紫禁城的四门，并保护皇族生命财产的，为了这种重责在身，他常常获悉紫禁城以外的消息。他一有这种消息便来报告给兰姑娘的父亲听，因为他年纪虽老，但是对于一度指挥现已放弃的军队中情况，仍然相当关心。

茶点捧上，客套完毕之后，荣禄道明了来意。

“皇后至今还没有生下太子。”他闲闲而入说。

老头儿没作声，只从口里喷了一口烟。但是他的眼睛很明亮。他知道，过一会儿荣禄会告诉他的。荣禄却似乎被仆人才端在他面前的茶以及放在他面前的点心，发生了深切的注意。过了好久，他才说：“中国皇位还没有一位继承的人。”

这时候荣禄已经注意到隔房的兰把头不耐地一扭。

“因此，”他又接着说，“皇上已经下令要娶一位妃子了。当然，她必须出身于高贵的家庭。这道敕令里已经点好了十七名秀女。以后皇上会再下令择定吉日，以便他们到皇城里去备选。他们跟我说，皇后气得不得了。但是她也没有办法。不久，宫里就要有妃子了。皇上希望这位妃子能够替他生下一位传宗接代的皇太子！”

这时兰姑娘忽地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她不顾她的老师，不

顾她妹妹的皱眉蹙额，连书也不阖，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直走进了屋子。

“我的名字就在那十七名里面！”她大声说，“我知道！因为我的心告诉我！”她以手抚着胸口。

荣禄的心冷了半截。他的胸口上起了重压。当他接触到兰姑娘的视线时，他的脸成了死灰色。他旋过身去看着兰姑娘的父亲。父亲也正瞪着兰——他的嘴张得很大，说不出话来。

接着，一个佣人进来通报“有圣旨到”。

跟着就有一名宫中的太监，耀武扬威走将进来，捧着一张盖了许多印的黄纸给兰姑娘的父亲。

一道圣旨！原来不过是一张黄色的纸而已。然而这一张纸却改变了兰姑娘的一生也注定了中国的某一时期的命运。

兰姑娘的父亲，照例先行三跪九叩首，才捧读圣旨。然后他仰头来看荣禄。

但荣禄已经走出门外了。或许他已猜到，或许他的心已经告诉他这太监传来的圣旨的内容了。因此在老将军还没读完圣旨之前，他已经悄悄地从花园里溜走了。